

考

信

錄

豐鎬考信錄自序

夏商皆以代稱周何爲獨係以豐鎬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爲止於幽王也東遷以後載籍較多稱引亦繁辨之不勝其辨且非聖王賢相得失所關故從簡也何爲於成王獨係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繼文武下開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悅周公仲尼之道韓子曰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卽成王之政又非可分係者故係之以周公相成王也周

何爲始於稷也稷播種以開周故叙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猶
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賢臣哲輔何以統附之於後也曰周之
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創業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讓伯
夷之清召穆公之闡四方衛武公之稱睿聖亦卓卓者皆不
可以從畧故別爲一卷統附於後也

豐鎬考信錄目

卷一

后稷

公劉

太王王季

文王上

卷二

文王下

武王上

卷三

武王中

武王下

卷四

周公相成王上

周公相成王中

卷五

周公相成王下

文武周公通考

周公事蹟附考

卷六

成康之際

昭王

穆王

共王懿王孝王

夷王

卷七

厲王

宣王

幽王

卷八

秦伯虞仲

伯夷叔齊

齊太公

召康公

召穆公

衛武公

豐鎬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后稷

不啻附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
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
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
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
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
役穰穰麻麥棘棘瓜瓞嗶嗶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
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

實粟卽有邠家室

詩大
雅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
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穆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
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詩魯
頌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

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詩周頌

附錄○媾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左傳宣公三年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母曰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棄其說蓋因大雅履帝武之文而附會之者鄭氏箋詩遂用其說至宋歐陽永叔蘇明允出皆從毛氏以爲從帝嚳之行而駁史記鄭箋之非然後經義始明聖人之

誣始白而朱子作詩傳獨從鄭氏且云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然則非鄭之臆說矣又云稷契皆天生之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又引張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余按生民之初固由氣化然氣化則純以氣化必無以半形半氣相雜而化者氣既可以爲父寧獨不可以爲母而必待人然後能孕乎氣化如蚤

登生於土生於菑之穰不生於雌之腹中也形化如
鷄鶩無雄則卵而叛矣故凡不本於雄則必不孕於
雌若孕於雌必本於雄無古今無靈蠢皆若是而已
矣且鳥卵者氣耶形耶人之精血爲人道鳥之卵何
以獨爲天地之氣乎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則不得有
足跡有跡是有形也有形是亦一物而已安得爲天
地之氣乎凡物皆以同類相交爲正異類相交爲妖
况不待交而但以卵與跡是戾氣之所鍾耳丹朱馮

身龍釵孕女其說雖不經然其意猶以爲妖也吞卵
踐跡何以獨得爲瑞乎至於漢高之生母與龍交亦
出史記說耳不得卽以遷言証遷言也假令果有此
事則其母爲不貞而太公不得爲高帝父矣若之何
欲以此誣聖人哉天主教之教邪教也其說荒誕難憑
故自誣其始爲教之人曰不父而孕儒者不當爲是
言也况其所稱者女也非婦也則是猶以有夫者爲
不可也儒者何反不逮焉由是言之毛鄭之說是非

判然朱子乃以史記之故獨非毛而從鄭遷與康成
皆漢人也出之鄭氏爲臆說出之司馬氏獨非臆說
耶司馬氏之誣多矣其顯與經傳異及前後自相矛
盾者無慮數百奈何欲盡以爲實乎甚矣說之貴於
怪也怪則人信之不怪則人不信之矣嗟乎蘇明允
之議論紕繆者蓋不乏矣朱子之解經最爲純粹者
然至稷契之事則蘇之論反純粹而朱子之說反荒
唐斯誠理之不可解者矣故今不載踐跡之事說並

見前商契篇中

補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窋於戎翟之間

周語

附錄○文武不先不窋

左傳文
公二年

備覽○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

史記周
本紀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姑氏生不窋後世說者遂以不窋失官爲在太康之世余按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譙周

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啻親棄之子至文
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記正義又引毛
詩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
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
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
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以此二說觀之則不啻之父
乃棄之裔孫襲爲后稷者不啻非棄子也國語所稱
夏衰蓋謂孔甲以後謂在太康之時誤矣故今不從

本紀世紀之說

公劉 高田亞剛附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易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棗于襄
思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威揚爰方啟行篤公劉于胥斯原
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
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
岡乃親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
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蹒蹒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

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
田爲糧度其夕陽剛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
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來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寄

芮鞠之卽

詩大
雅

按此篇首章云匪居匪康迺易迺疆迺積迺倉此三
句義相生蓋惟其不自安逸所以盡力於疆易之間
而農事無不治惟其勤於農事所以歲豐禾茂積貯
日盛也然亦非但此也通篇之文皆自匪居匪康來

陟岡觀京度原徹田以至涉涓取厲何一非匪居匪
康之事乎詩人誠善於立言哉

按此詩則周之徹法始於公劉不始於武王也蓋自
不窋竄戎以後地非安樂事多草創歷三世至公劉
有令德而生聚亦漸蕃物力亦漸充於是始擇善地
而遷立法定制以垂永久其後遂守之而不改耳綱
鑑乃於武王克商之初書立徹法誤矣說並見三代

經制通考中

首二章叙公劉經營遷國之事次二章言遷居於京末二章叙其疆宇之濶生聚之繁并記徹法所由始也前二章言京後二章言幽者京其建國之地幽則統一國而言之故至既溥既長之後始言幽也

備覽○公劉卒子慶節立

史記周本紀

本紀稱慶節立國於幽與大雅文不合非是

備覽○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

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

同上

備考○公非辟方高圍侯牟亞圍雲都太公組紺諸整

索隱引

世本文

存叅○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

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

帝余敢忘高圍亞圍

左傳昭公七年

存叅○高圍大王能帥稷者也

魯語

按索隱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記

周本紀則云公非卒子高圍立高圍卒子亞圍立亞

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父亶父立僅
五世耳帝王世紀以辟方爲公非字雲都爲亞圉字
組紺諸蓋爲一人名卽公叔祖類也余按不宙下至
文王據本紀僅十有四世其數之不符前已辨之矣
然卽使不宙當夏末造其世數亦仍不止於是也不
宙之竄在夏桀前至文王時不下六七百歲安得每
君皆享國至五十年之久乎漢書古今人表以雲都
爲亞圉弟然則辟方侯牟諸蓋皆當別爲一人非其

字矣况毀倫以前皆但舉其名何以公非以後四世皆兼舉其字蓋史記因國語之文而遺此四世世紀又因史記之文而強爲說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雖亦不能保無漏悞然多此四世則較之史記於事理爲近故今列之備考

大王 卽公亶父 王季 卽季歷

史記周本紀稱大王曰古公朱子詩傳因之曰古公號也余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號爲某公者微獨周卽夏商他諸侯亦無之何以大王乃獨有號書曰古我先王古猶昔也故商頌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猶言昔我先王也古公亶父者猶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迓成文而冠之以古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稱爲公

亶父云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

書無逸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

史記

周本紀

補于王事德驚

孟子

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
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同上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詩大雅

按自公劉居邠至大王已十餘世矣必無未有家室

而尚穴居之理况公劉一詩所稱几筵鞞琫屬鉞之

屬服用咸備亦絕不似穴居者然而此詩乃云爾者

疑大王去邠之後先暫居於沮漆之上陶復穴以棲

身迨定居岐山始築宮室耳公劉篇中亦無一言及

沮漆者則似沮漆非邠地也故今錄此章於去邠之

後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料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
宇周原膺膺華荼如怡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

于茲

同上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

也從之者如歸市

孟子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
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斲作廟

翼翼林之陬陬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馨
鼓弗勝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

戎醜攸行

詩大
雅

朱子論語註云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
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大伯不
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大伯知之卽與仲雍
逃之荊蠻夫以大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
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

極爲何如哉其後元金仁山駁之以爲非是而近世
稼書陸先生復申朱子之意以仁山之說爲謬余按
大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其說本之史記史記但載大
王言云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初未嘗有大王欲
翦商之說也朱子從而增之以爲大王當已之身卽
欲奪商天下誤矣仁山駁之是也且其辨亦甚明而
後儒猶云云者無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稱以爲避弟
之節小存商之義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夫論古

之道當先平其心而後論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
若執先入之見不復問其時勢而但揣度之以爲必
當然是莫須有之獄也烏足爲定論乎大王之事詩
孟子言之詳矣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
至于岐下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
下居焉大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謀商乎詩云天
作高山大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
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

大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衆田野猶未闢至於王季始啟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猶僅於百里也大王之世周安得日彊大哉且使大王如果彊大則何不滅復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恥乃反晏然不以爲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馬錯之所不爲也大王豈爲之乎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命於得天下者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陽城之避不待言矣卽

鳴條牧野亦如是而已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
餘但使桀紂之惡未甚猶不肯伐之也况大王新造
之邦蕞爾之土乎且夫大王天下之仁主也當其在
邠也獯鬻無故侵之而猶不與之角事之不免而遂
去之大王之心亦可見矣烏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
者哉今論者但欲表大伯之忠貞遂不惜誣大王以
覬覦但取其論之正大遂不復顧其事之渺茫過矣
凡己所有而以與人曰讓人以所有與己而已不受

則不曰讓而猶或謂之讓未有以不肯無故奪人所
有而亦謂之讓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與
焉而大伯得以讓之若大伯可謂之讓商則伊尹亦
可謂之讓大甲周公亦可謂之讓成王諸葛武侯郭
汾陽亦可謂之讓漢唐乎然則非但時勢之不符也
卽文理亦難通矣由是言之大伯自讓王季耳與商
初無涉也曰然則詩何以稱大王翦商傳何以言大
伯不從論語何以與文王皆謂之至德也曰孟子曰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况闕官一詩語尤
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爲楚戍衛又會楚於薄
於宋而此篇反謂之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其叙現
在之事猶誣如此况追叙數百年以前之事烏在可
信以爲實邪左傳之文史記嘗采之矣晉世家云大
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從爲亡去是所謂不從者謂
不從大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從父命之
言然云不從父命俱讓適吳則似亦謂立已之命耳

未見其爲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三人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伯之與文王何必同爲一事然後可以同謂之至德乎然史記大王欲立季歷之言本不足信後儒紛紛之說實皆此言有以啟之惜乎仁山之辨之未及於是也說見後大伯虞仲篇中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日虞仲大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

大任皆賢婦人

史記月本紀

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

上同

綱目前編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遷岐又四十四年當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歷生又五十四年當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遷岐至是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歷卒說者遂據此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說謂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大王有翦商之志賴大伯不從而逃之是以武丁得以中興余按尚書無逸一篇歷紀古賢君享國之久

自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文王而於大王王季但云克
自抑畏不言其年則是享國不甚久也若大王享國
百餘年壽百有數十歲季歷亦年百歲何得周公皆
畧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紂凡十世去兄終弟及者
二君實凡八世文王與紂同時而大王乃在小乙之
世以三世當八世此必無之事也况遷岐之日姜女
同來則季歷之生大姜當不下六七十歲舛誤如此
其可據之以定經義之是非乎且姑無論其年之不

足信也縱使果然而遷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榑柁
猶未及壤柞械猶未及拔翦商安得如是之易季歷
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大王
何以預知其有聖孫而大伯又將讓之於誰乎蓋大
王原無翦商之志而遷岐亦斷不在小乙之時當在
祖甲既沒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憑陵而無復有
問之者耳自庚丁至紂凡五世則與周之三世前後
相距尚不甚遠而於理爲可信矣學者知大王立國

之時商政已衰自是遂不復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而論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詩大雅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同土

竹書紀年有文丁

史記作太丁

殺季歷事後漢書註引紀

年文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伐燕京之

戎周師大敗又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殷牧師其後
又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而
孔叢子亦言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瓊
秬鬯之錫由是皇王大紀及綱目前編皆采其文而
世亦往往信之余按大雅稱周先世功德詳矣而於
王季獨畧惟皇矣之三章四章稱之然亦不過曰柞
棫斯拔松柏斯兌而已曰因心則友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而已然則王季乃謹慎愛民之主能修先業者

原無多事功可紀也藉令果有爲牧之事克戎之功
錫圭瓚秬鬯之典詩人何得不一述之而但稱其家
庭之雍穆田野之墾闢乎王季之事雖不可詳考然
以大王文王推之大王侵於獯鬻而事之而去之如
無商也者文王伐密伐崇而取之而居之亦如無商
也者則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於河關以西而是時
周亦尚微不能自通於商也安得受商命而爲侯伯
而見殺於商也哉且紀年以殺季歷者爲文丁孔叢

子以命季歷者爲帝乙帝乙文丁子也季歷旣死於
文丁之世帝乙安得而命之蓋自詩書以外凡夏商
秦漢之間言商周事者皆出於揣度是以互相矛盾
而後儒猶欲據以爲實復爲說以曲全之疎矣嗟夫
世之論周者於大王則以爲有翦商之志於王季則
以爲爲商牧師侯伯而見殺於商於文王則以爲爲
商三公而囚於羑里於武王則以爲父死不葬而伐
商爲伯夷叔齊所斥絕似後世羈縻之屬國桀驚之

君長若晉之慕容符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貢而明日
援遼弱則受封而強則爲寇者嗚乎會謂聖人而有
是哉蓋其所以如是說者有二一則誤以漢唐之情
形例商周之時勢一則惑於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
之經傳故致彼此抵牾前後不符今但取詩孟子子
言商周之事者熟讀而細玩之則其事了然可見周
固未嘗叛商亦未嘗仕於商商自商周自周總因商
道已衰政令不行於遠故周弱則爲獯鬻所迫而去

之周強則伐崇密之地而有之聖人之事本自磊磊落落但後儒輕信而失其真耳故今於諸家所言王季之事概不載說並見前大王及後文王武王篇中

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

史記周本紀

文王上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

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詩大雅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

同上

備覽○文王在丹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

晉語

備覽○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日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日

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

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

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禮記文王世子

此原文王之始○帝王世紀稱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余按文王之聖以德不以形且古未有影堂何由得知其詳皆後人之所附會耳惟文王十尺見於孟子然特曹交傳聞之語不足據孟子固曰笑有於是矣故今不錄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詩大雅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同上

此文王修身事○按詩書中稱文王之德者不可枚舉且亦人所共知無庸悉載載此二章之文以見大

凡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親迎于渭造舟

爲梁

同上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同上

此文王宜家事○詩周南自關雎以下五篇序皆屬
之后妃朱子本之作傳遂以文王太姒當之余按齊
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時作而魯詩出於申公
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當非無據而云
然者惟所云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疑漢時其
徒附會爲之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
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爲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關雎
取興於河洲荇菜而岐陽距河絕遠少水多山風土

殊不相類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諸侯夫人事
恐未可直以爲太姒也况序但言后妃原未指爲何
王之后安得據此一言黜三家之說乎朱子辨栢舟
篇序云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強
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此五篇而
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不敢盡從
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採大雅明白可據
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錄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咀矣岐有夷之行

詩周

頌

文王以百里

孟下

此文王立國事○按緜之述大王皇矣之述王季及此天作之述文王其文互相首尾蓋岐自大王疆理之至王季之世而柞棫始拔至文王之世而道路始平夷也緜之八章卽兼王季文王言之故承拔兌之文遂叙文王之事然則謂大王王季之世周已疆大

者其誣明矣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
宜生有若秦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勉藝教文王

蔑德降于國人

書君
爽

按此文則文王所以澤被生民者皆由能用賢臣之
故不及太公者蓋太公老始歸周其後又相武王成
王則在文王之朝當不甚久故不列也○先儒說二
南者皆謂文王徙都于豐分岐故地爲周公召公之

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
德化大成於內而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余按經
傳二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迨成王朝始分陝而治
當文王時二公年皆尚少况有執叔閔天之屬親舊
大臣在朝必無獨任二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
之理况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
公乎蓋由說者悞以二南爲文王時詩故曲爲之解
耳今不采

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

左傳倍

公五年

此文王用人事○史記記文王臣有鬻子劉向別錄

云鬻子名熊封於楚今所傳鬻子書有與文王武王
問答之語列子及賈誼新書頗述之由是世稱鬻熊
爲文武師云余按書中所載問答之言皆淺陋無深
意義亦多近黃老明係後人之所僞托且熊釋之事
康王楚靈王嘗述之矣靈王好爲誇張大言者若其

祖果爲文武師何容默而不述乎故今不載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

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書無逸

孟子書中載有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對以於傳有之余按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不遑暇食其必無七十里之囿明矣蓋春秋戰國間

好事者有爲此說而筆之書者孟子以爲囿之大小

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云然

且果芻蕘雉兔者皆得往則是卽傳記所云山澤林麓與民共之者豈得概謂之圃乎哉故今不錄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孟子

此文王勤民事○韓詩外傳云文王蒞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有司請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文王不可

請改行重善遂謹其禮節皮革以交諸侯云云無幾何而疾止余按文王孔子皆聖人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邱之禱久矣文王豈待遇疾遇災而後能改行爲善乎且其所稱謹其禮節云云者皆尋常之事後世賢君之所優爲不足爲文王貴何待八年之後始能遇災而自勉乎國語列女傳皆謂文王生而卽有聖德其言雖過要必不至遇災變而始能爲善也又其詞意淺弱乃後人所妄撰故不錄

昆夷駢矣維其喙矣

詩大雅

附錄○文王事昆夷

孟

尚書大傳文王伐大夷

或作昆夷

在虞芮成後之四年史

記周本紀文王伐大戎

正義大戎昆夷是也

在虞芮成之明年

余按繇之詩八章稱昆夷駢矣九章稱虞芮質厥戚

則其先後恐不當如大傳史記所列或昆夷大戎各

一國後人誤合之邪故今依經次之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詩大雅

此與崇密之伐未知孰爲先後而尚書大傳及史記皆以爲在伐崇密前按虞芮在雍冀問去周不甚遠於理尚可通今姑從之

備覽○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間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

毛詩傳

史記載此事與此傳小異史記云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云云又云未見西伯皆慙遂還余按國各有君虞芮之民不得越其君而質於文王入界而還亦不得遂謂之質成厥也似以傳說爲長故棄彼而錄此

密人不恭敬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

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詩大雅

偽周書言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外紀亦稱伐
密須後都於程余按文王之居程不見於詩書史記
詹桓伯之辭晉也但稱魏駘芮岐畢亦無有所謂程
者或謂程卽孟子所稱畢郢之郢然既由郢遷豐何
得復卒於郢或又以皇矣之度其鮮原居岐之陽爲
遷程之證然云岐陽則是仍在岐山之下未必別一
地也大抵春秋以前事多難考或傳聞異詞或傳寫

異文均不可知不如缺之爲善故不錄

附錄○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左傳昭公十五年

尚書大傳及史記復有文王伐邠事按崇密昆夷之
伐皆見於經傳而邠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實且大
傳在伐密前一年史記在伐密後二年其時亦不同
故今寧缺之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
墉

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乃求美女文馬他奇怪物獻之紂紂乃赦西伯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其後西伯乃伐崇侯虎而作豐邑余按聖人以救天下爲心是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而興師勞民絕人之宗祀若齊之於譚晉之於曹衛者然况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紂其事則惡而其心不可謂非忠於

紂也豈容遽以爲罪而滅之乎史記此說蓋因墨氏
詩有詢爾仇方之語故附會之不知仇方云者乃國
之仇非身之仇也傳云令尹不尋諸仇讐又云以魯
國之密邇仇讐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國而周亦被
其害故云仇方奚必譖文王而後可謂之仇哉傳云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是伐崇明以無道故非以譖
己故也果因譖文王而伐之傳豈得但謂之德亂乎
且周本紀謂崇侯以積善累德譖之紂殷本紀又謂

崇侯以竊歎九侯告之紂司馬氏已自無定說矣烏
在其可信哉故今不載說並見後帥殷叛國條下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
附四方以無傷臨衝芾芾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
方以無拂

史記周本紀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而云明

年代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

即書
撰黎

祖伊懼以

告紂明年伐邠明年伐崇自岐下徙都豐明年西伯

崩通鑑綱目前編悉用其年以紀周事遂以伐密伐崇爲在三分有二之後余按文王伐國多矣而皇矣詩獨稱崇密則是崇密爲大國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而已於崇則記其戰勝攻取之畧而云崇墉屹屹崇墉言言則是崇尤強也豐者崇之境也故詩云旣伐於崇作邑於豐傳云崇在鄠縣豐在鄠縣杜陵西南則是漢唐建都之地崇實據之當文王在岐時地偏國狹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國塞其衝文王安能

越崇而化行於東南之諸侯乎諸侯卽慕文王之德
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擊而遠從於周乎且崇去周
僅三百里文王尚不能以克之服之又安能懸師二
千里外以伐密適王室之黎致商人憂旦夕之不保
乎由是言之伐密伐崇當在文王中年三分有二之
前其時不過西方諸侯歸之而已自滅崇後周始盛
強通於河洛淮漢之間然後關東諸侯得被其化而
歸之耳故詩於滅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豐之後

曰四方攸同也史記之言疑亦有所本然觀魏惠王
之後元而以爲襄元年則固不能無悞惟易緯以伐
崇爲文王二十九年事其書雖不經而此事於理爲
近故今虞芮密崇之事雖仍史記次之而皆載之文
王受方國造區夏之前

存參○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

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左傳倍公
十九年

按皇矣篇前云是致是附後云是絕是忽則是文王

於崇固嘗再伐而後克之傳言不無據也但子魚之意欲襄公之自修無闕而後動措詞不審遂若文王之輕舉於初者非也經曰臨衝閑閑曰是致是附是文王之初伐原無意於滅崇也經曰臨衝萋萋曰是伐是肆是文王之再伐原志在於必克也故朱子詩傳曰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可謂得當日之

情矣蓋文王之自修原本不待於臨時而亦無滅國以
辟土地之心苟其畏威而修德則聖人亦樂與之更
始必其怙惡而阻兵然後不得已而滅之耳細玩經
文事理自明然所云開崇德亂而伐之者則得聖人
之實足証史記崇侯虎譖文王之誣故存之讀者不
以詞害意可也說並見前舜治定功成篇征苗條下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一終